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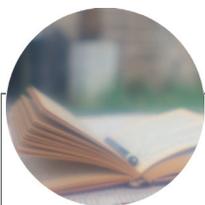
富而好禮，樂善好施

——悼念林從道長老

他所給予我的，不論是實質的幫助或是身影印象，格外顯得與眾不同，特別有股親和的魅力。



林從道長老於2008年1月30日
關懷崙尾安老院時勉勵院民。



藝文專欄
心派生活

林從道長老在臥病多年後，於4月16日悄悄地離開我們，安息在主的懷抱裡。林長老高壽九十有一，一生多采多姿，在海運界、企業界、教育界、文化界、宗教界等貢獻良多，建立廣泛的人緣和人脈，備受讚譽和欽崇，他的離去，凡認識他的親朋好友，無不流露不捨和深沉的懷念之情。

在教會裡面，幾乎少有同靈不認識林長老，而曾經與他共事的長執、傳道人不知有凡幾，相信大家對於他都有特殊的回憶和感情。我是林長老的晚輩，在過去多年當中，也僅是在少數場合或短暫時間與他接觸，談不上深刻的私交。但是他所給予我的，不論是實質的幫助或是身影印象，卻是十足的長者典範，尤其以他在事業有成、財富殷實、社會地位崇高之際，又能堅守基督的道理，以篤實和力行的態度，在俗與聖、出世與入世之間調和平衡，最讓我心儀和感佩不已。

林長老是北部人，而我生長於台中市，截至大學畢業前，對於大台北都會仍是陌生。小時候對林長老的認識是，他常來台總所在地的公園路台中教會，與當時總會負責人們齊聚開會，研商教會發展的各項事宜。彼時總會負責人以家居台中者居多，家父提摩太長老也是其中之一，因此我對父執輩的長執們大都熟悉，唯對台北或他地來者比較生疏。林長老給我的印象是個性爽朗，笑口常開，經常可在遠處聽到他的笑聲，遇到我時，他總會親切地打招呼，閒話家常幾句。對於總會長執大都是肅穆嚴謹的形象，林長老格外顯得與眾不同，特別有股親和的魅力。

我大學畢業後恰好在北部服兵役，週末有機會參與在台北教會剛成立的社青團契。團契屬於草創階段，目的在招聚大專院校畢業後，不再屬於宗教教育體系、初入社會不久的主內同靈，一起聚會、活動，以培育屬靈生命的成長。由於林長老的幼公子頌恩兄也是幹部成員，我們常有機會邀請長老來團契勉勵，分享他的人生閱歷和屬靈智慧。林長老對於晚輩總是和藹溫煦，關心社青成員在外的職涯生活或謀職狀況，並且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願意傾囊相授，拉拔牽成。還記得有一次社青安排在林長老家聚會，他在緊密的作息表中，仍抽空親自招待，全程參加，並以精緻壽司招待社青成員，對於離鄉任職在外的同靈，此刻無不感受長輩的愛和家庭的溫馨。

我在1980年至1982年間在洛杉磯加州大學求學，與林長老長公子敬恩兄同屬艾蒙特教會（El Monte Church），後又移至園林教會（Garden Grove Church）。林長老因公出差或專程來美探訪兒孫，總是一併訪問教會的弟兄姊妹，在聚會證道中，同享主內情誼之樂，私下也垂詢我的求學狀況，展現他父輩般的關懷。早年在美求學所費不貲，如非有相當的儲蓄，即需靠辛勤打工以支付學費和生活費。我在1983年後轉赴哈佛深造，雖得到部分獎學金，但仍不足償付高額の費用。林長老在得悉狀況後，即刻慷慨解囊，連續兩年提供我部分的生活費，幫我度過最困難的求學歲月。與此同時，我也得到本會郭腓利門基金會的資助，再加上家父的傾囊支持，我方得順利完成往後十年的留學生涯。如今憶往，對於林長老的即時愛心，倍覺感激。

我於1993年學成返台，在謀職一事上頗為坎坷，因為彼時台灣學界對「宗教」與大學高等教育的關係未明，除了輔仁大學外，也沒有其他宗教系、所，我的比較宗教學專長似乎毫無可用武之地。我告知林長老個人的處境，他即為我著想，馬上安排與他有深厚關係的淡江大學幾位師長們見面。平常我熟悉的是教會的林長老，但是此時我第一次有機會觀察他與非教會人士的相處互動。在特別的邀約聚會間，林長老對於淡大的師長親切以對，從言談間可知彼此熟稔、信任，關係宛如好朋友而非聘僱從屬。我由此得知林長老平時即受尊敬，表裡

如一，將教會講授的道理，一貫地實踐於社會人際關係中，如謂真基督徒，的確實至名歸。我後來因為各種因素未能受聘於淡大，但是對於林長老的關愛以及身教，卻是畢生難忘。

林長老臥病的最後幾年，我因工作繁重與經常奔波海外的關係，僅得一次機會親自探訪，對於未能多次拜訪問安，仍覺愧疚。如今回味他的言談、反思他的為人，深覺他的「富而好禮、樂善好施」方面不但嘉惠於我，也為本會豎立珍貴的典範。的確，我們同靈蒙受主的賜福，在財富的累積和社會地位上令人欣羨者不少，但是不見得皆能慷慨施予、無私愛人，而能夠言及身到，履行經訓，在教會內、外皆能表裡一貫者，可能為數更少了。林長老他做到了，前輩遺澤流芳，宛如雲彩圍繞我們，他是本會的屬靈資產、是美好的見證，也在社會紊亂、價值混淆的今世，豎起清晰而明亮的指標。

